

1949-1979

湖南散文选

HUNANSANWENXUAN

I267/50

0202/28

湖南散文选

1949—1979

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编

UAN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长沙

湖南散文选

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7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259,000 印数: 1—20,000 印张: 11.25

统一书号: 10109.1131 定价: 0.85元

目 录

韶山的节日	周立波 (1)
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	毛岸青 邵 华 (8)
忽报人间曾伏虎	李淑一 (13)
丹桂飘香	曾凡华 郭建华 李木生 (20)
心中装着亿万人民	刘斐章 (24)
冬天里的春花	陈健秋 (30)
湘阴春光	康 濯 (33)
连心码头	王正湘 (39)
沙田水酒	赵海洲 (44)
桐子花开	贺兴桐 邹 轩 (48)
窗 外	周立波 (56)
第一棵树	康 濯 (60)
故事连篇	蒋牧良 (69)
决不止我一个在纪念	胡青坡 (76)
鱼 鹰	柯 兰 (83)
洞庭新歌	白 刃 (95)
寻 船	未 央 (111)
水旱无忧	刘 勇 (116)
珍珠赋	谢 璞 (125)
洛塔的河流	孙健忠 (128)

过山瑶	叶蔚林(143)
可爱的蜘蛛	崔合美(158)
一桩婚事	周健明(162)
瑶家儿女下山来	狂 弩(166)
云岭轮渡	鲁之洛(172)
澧水艄公	胡 英(178)
迢迢银河水	金振林(185)
绿遍洞庭	罗石贤(197)
瑞雪兆丰年	朱树诚(205)
炉边夜话	萧伯崇(216)
雪峰山的棕树	刘志坚(222)
搬 寨	杨 悠(226)
金鹿玉泉的故事	韩宗树(232)
沅水浪花	袁世捷(241)
革命种	谭 谈(252)
黑板报编辑	金 戈(256)
水上商店	胡长青(261)
幸福的时刻	邓蜀艺(271)
苗山渔歌	周文光(274)
章 姐	俞伯周(285)
“长跑运动员”	贺良凡(289)
老英雄董兴海	韩罕明(295)
春天，永远不会消逝	黄起衰(297)
在和平的大道上	克 木(303)
东方的朝霞	王金山(311)
滁口林区记事	魏东明(316)

岷嵯碑的故事	黎锦明(327)
塔·路	宋家景(330)
天南行	周章(334)
西陲的明珠	叶之蓁 陶立(345)
后记	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355)

韶 山 的 节 日

周立波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傍晚，毛泽东同志在罗瑞卿同志和其他同志陪同下，来到了自己的故乡，湖南湘潭韶山冲。这一天成了这个山冲的真正的节日。人们激动、快乐，有些小孩子欢喜得流出了眼泪。大家站在韶山招待所门前那块细沙地坪里，用欢呼、拍手，和山居男女的朴质恳切的笑谈来迎接自己的亲人，也就是全国人民敬爱的伟大的领袖。

两天经历的细节，山里人至今还不能忘记。下边的记述是根据人们的回忆写成的。

回来的第二天是个晴天，毛泽东同志穿一件洁白的衬衣来到了他的旧居“上屋场”。这房子一半是瓦屋，一半是稻草盖的；人们说，过去它就是这样。“马日事变”以后，国民党匪帮把它没收了，糟踏得不成样子。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收回来，按照冲里一些老人的记忆修复了。毛泽东同志走进堂屋，背后跟着罗瑞卿同志和其他同志。小小的堂屋原先只有一半属于毛泽东同志的父亲毛顺生先生。和湖南的普通农舍一样，这屋子靠里端的板壁上供着神龛子。随行的同志问道：

“当年是这样的吗？”

毛泽东同志笑笑回说：

“是这样的。”

从堂屋的后房绕到灶屋，穿过横堂屋，他们一群人来到了毛泽东同志双亲的卧室。房间左边墙壁上挂两个镜框，嵌着两位老人的放大的照片。毛泽东同志站在两帧遗影的面前，静默地凝望一阵，然后对旁边的人说道，“如果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意思是说，不会由于那样的症候去世那么早。

毛泽东同志的母亲患的是淋巴腺炎，去世时五十三岁；顺生先生逝世于同年，仅四十九岁，得的是重伤寒病。这两种病症现在都不难治好。

到了毛泽东同志自己当年的住房，这是卧室，也是书斋。青少年时代，他常常在这里点起一盏竹筒络起的桐油灯，熬夜读书。床头墩椅上，还摆着一个古旧的、简陋的灯盏。

左边墙上挂着一张大照片，是毛泽东同志跟他母亲以及两位老弟的合影。对这帧相片，他似乎感到极大的兴致，含笑问道：

“这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呀？”接着又说，“这怕是我最早的相片了，你们看，跟我现在象不象？”他用了“拱出”这样纯粹的湖南土话，意思是冒出。

据人们考证，这张珍贵的照片是毛泽东同志二十六岁时的留影。那时候，他刚刚从北京，经上海，回到长沙；碰巧他母亲由毛泽民同志陪同，在那里诊病。他们一起拍了这张合照。他站在老人坐椅的右边，身穿一件白竹布长褂，魁梧奇伟，面颊丰满；眉宇间流露一种英俊和果毅的神情。

这房间の木格窗子的近边，有个楼口，没有梯子，不能上去。楼口下边的墙上，挂了一个嵌着说明的镜框，大意是一九二五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在这间楼上，召集了韶山农民当中的先进分子，成立了雪耻会，后来又建立了党小组。毛泽东同志看后改正道：

“是党支部。”

他们由前室走进一间小小的里屋。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大弟毛泽民同志在家时居住的房间。床铺右边墙壁上挂着烈士的遗像，头戴一顶红军帽子，身穿灰军服。毛泽东同志看了一阵，说道：

“这张相很象。”

在长期的、尖锐的、剧烈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的一家牺牲了六人。他的夫人杨开慧同志一九三〇年就义于长沙，那时候，她只有二十九岁；他的大弟毛泽民同志一九四三年被盛世才匪徒杀害于新疆，年四十七岁；小弟毛泽覃同志一九三五年和国民党匪军作战，阵亡于江西瑞金和福建长汀交界的地区，年仅三十。他母亲过继过来的小妹毛泽建同志一九二九年牺牲于湖南衡山，年仅二十四；他的长子毛岸英同志一九五〇年殉难于抗美援朝的前线，年二十八岁；他的侄儿，也就是毛泽覃同志的儿子毛楚雄烈士一九四六年牺牲于湖北、陕西交界的地方，年仅十八岁。

一个多么伟大的革命的家庭，真正是一门忠烈！这个可敬的家庭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义烈和敢于降龙伏虎的无畏的气概。由于这一种精神，我们的亲爱的祖国终于打退了侵略，摆脱了压迫，扫灭了一切害人的精怪，象巨灵一样地屹立在宇宙之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诗人歌咏的是一切革命的家庭，一切殉节的同志，自然也包括了他们的壮烈牺牲的可爱的家人。

出了后门，来到了小小的晒谷坪。这上面的山，下边的田，是毛泽东同志早年劳动的见证。山将永存，田将永在，毛泽东思想也将永远磅礴于世界。

地坪边上有一座黄土筑墙的小茅屋，人们说是秋收时节放稻草用的。小坪的下面有几块菜土，豆角蔓、苦瓜藤和紫苏叶子都翡翠繁茂。毛泽东同志经过时问道：

“菜是哪个种的呀？”

“我们种的。”管理旧居的一位老同志连忙回答。

“给哪个吃呀？”

“给招待所的人吃。”

菜土旁边的山上有棵不大不小的枇杷树，牌子上说明是毛泽东同志亲手栽种的。

“是您栽的吧？”有位同志问。

“不记得了，不过那时候我很爱栽树。”

晚上，毛泽东同志住在山腰丛林里的一座房子里。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整整的三十二年，他没有到过这里。如今回来了，多少青年时代的记忆涌到了他的脑际呵。历史的长河，在他泛舟的这一段出现了澎湃的翻天的巨浪。一直到黎明四点，红绒幔子遮住的他房间的玻璃窗子的缝隙里还透出微弱的烛光。他一夜没睡，吟成了一首七律：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毛泽东同志平素爱睡硬板床，寓所为他准备了一张。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他在硬板床上睡了一会，起来洗完脸，就往外走，没有说明要到哪里去。罗瑞卿同志和一些工作人员跟在后面。到了“上屋场”对门的“谢家屋场”，他走进他从小认识的贫农毛霞生家里。屋里只有一个妇女，没有其他的人。这位中年农村妇

女平常从相片上认熟了领袖，这时候，突然看见领袖来到了自己屋里，后面还有其他的首长和人员，她惊喜交集，仓卒间未免有一些紧张和拘束。毛主席站在堂屋里，问了问她的家庭、生产和生活的情况，就离开她家，走上她屋后的山。罗瑞卿同志和其他人员不知道他上山干什么，都跟了上去。这小山茅封草长，连小路都没有。主席到了山顶，在一个长满茅草的小坟前面站住了。这时候，大家看了墓碑，知道小坟是领袖父亲和母亲的合葬墓。为了保护这座坟，韶山的穷人们曾经和国民党展开过斗争。

“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同志在浏阳一带举行了有名的秋收起义，红旗又举起来了。湖南军阀何键派一连人来到韶山，要挖掉毛泽东同志父母的坟墓，他们的意思是要破坏红军的风水。匪兵们追问老百姓坟墓的地点，谁都不肯说；有一个穷人笑道：

“老总，跟我来吧，我告诉你们。”

匪兵们一人扛一把锄头跟那人上山，找到两拱坟，贫农指着说：

“这就是的。”

于是开挖了。他们七手八脚地抡起锄头，把坟顶刨开，把腐朽了的棺木撬起来，把里头的白骨东丢一块，西抛一根，于是一声鸣哨下山了。那个贫农心里高兴得要死，因为，他哄匪兵挖开的是一个地主的祖宗的坟墓。

坟山的风水是没有的。但护坟的故事充分表现了贫苦农民爱护共产党领袖的亲人的深情和厚意。

事先，大家都不知道毛泽东同志要到这里来，工作人员没有准备花圈，连纸花也没有带一朵。幸亏有位青年同志头脑还灵活，他在近边折了一些松枝，用野草捆成一束，交给毛主席。他从容地献在坟前，在肃穆的空气里鞠了一躬，大家也鞠了一躬。于是，

略停一会，他就转身沿着茅封草长的山坡往回走，人们跟随着。路上有人问：

“要不要把坟修一下？”

他边走边说：

“不要了，保持这个原样就行了。”

到达山下，毛泽东同志随即去视察韶山学校。

这个学校有小学和中学两部，校舍建在半山腰上。后山的青翠的松林衬托着红砖砌墙的整洁的新屋。望见毛泽东同志跨过校门外面的木桥，快进操场时，学生们从各个角落，各个课堂一群群拥出，欢呼、拍手，把老人家团团围住。宾主都笑得那么开怀，那样尽兴。这些幸福的伢妹子们将要跟全国亿万少年儿童们一起，接过毛泽东同志和他亲密的战友们最初点起的光焰冲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炬，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到一切帝国主义和地球上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全部消灭干净的时候。

从孩子群里跑出一个小姑娘，庄重地，略现紧张地朝毛泽东同志跟前走去。她叫彭素清，韶山公社竹鸡大队一个贫农的女儿。她恭敬地行了一个少先队的举手礼，然后从自己颈上解下红领巾，立起脚来，系在毛泽东同志衣领的上面。

“你不要了？”毛泽东同志笑着问她。

“送给你。”

“我这样大了，还带红领巾？”

带着红领巾，毛主席被孩子们的笑脸簇拥着，照了一个相。

韶山公社有一座韶山水库，水深而冷。毛泽东同志走到水库大坝上，脱了外衣，穿起游泳裤，卜通一声跳到水肚里。这位几次横渡长江的游泳家用侧泳的姿势游了一阵，然后仰脸躺在水面上，好象睡在床铺上一样，稳稳当当地，不沉也不动。岸上的人

们笑了。

这一天，回到绿树成荫的住所，毛泽东同志吃过中饭，就午睡了。

午后，罗瑞卿同志到那修建在半山腰上的住所去看毛主席。主席午睡刚起，在穿衣服的时候，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接着又说，“我下次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毛泽东同志在韶山，还询问了韶山公社的生产情况和规划，召集了韶山革命老人的座谈会。他在这里停留了两天一夜，就由罗瑞卿同志和其他同志陪同，到长沙去了。

韶山成了中外驰名的圣地。这里流传着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的好多的故事。相传有一年秋收的时节，毛泽东同志家里在那个小平地里晒了谷子，在旧居前坪，别的一家也晒了谷子。忽然之间天空里乌云密合，大雨来了。南方山里的夏天，天老爷落雨照例是不把信的，说来就来了，叫人搞手脚不赢。在倾盆大雨里，毛泽东同志不顾自己家里的谷子，连忙跑到前坪帮助别人收谷去了。

新近开放的韶山陈列馆的解说员小王同志是一位愉快的、微胖的北方姑娘，她告诉我说：

“听这里人讲，毛泽东同志从小就有组织才能。七岁的时候，跟冲里的一群孩子在山上放牛，他把他们都组织起来，分成三组，一组看牛，一组砍柴，一组采摘野果子。每天到断黑时候，牛吃饱了草，柴砍得不少，苦楮子、毛栗子也捡了很多。毛泽东同志把柴禾和果子分给大家，一人一份。他自己的一份常常让给别人。”

毛泽东同志从小就是这样热爱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孩子们的。

一九六五年除夕

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

毛岸青 邵 华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我们敬爱的父亲逝世后的第一个春天，我们回到了老家湖南。我们含泪伫立桔子洲头，漫步湘江峭岸；回清水塘，登岳麓山；徘徊板仓小径，依恋韶山故园……万千思绪，随山移水转。正是杜鹃花开遍三湘的季节，乡亲们怀着深厚情谊，连同韶山的泥土，送给我们一棵盛开的红杜鹃。

我们爱韶山的杜鹃象烈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故乡山村最早的夜校灯光，到秋收起义的烈火，都是父亲和革命先辈们亲手点燃。革命斗争的烈火映红了长江，映红了安源，映红了井冈山，映红了二万五千里草地雪山，映红了陕北、华北、中原、江南，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烈火整整燃烧了半个世纪，全人类都以惊喜的目光注视着这辉煌的光焰。

我们流连他老人家少年时代游泳的池塘，放过牛、砍过柴的小山，教育全家投身革命的灶屋，耕种过的菜地和稻田，博览群书、探求真理的住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校园。岸青记起小时候打碎过一个磁杯，爸爸耐心地从杯子讲到磁器的生产，泥土变成精细的磁器，要经过多少工序，工人同志要流多少汗？从那时起，岸青爱惜每一件器皿，那些亲切而生动的话至今都牢记在心间。为了岸青能准确地翻译马列主义著作，父亲要岸青首先学

好祖国的文字语言，不要求多，但要有毅力，坚持力，浩瀚的海洋来自涓涓清泉。重温父亲生前对我们的教导，重读父亲写给我们的信件。父亲，您谆谆教育我们，不要那种脱离人民的虚无主义、个人主义，要到群众中去参加革命实践。一九四六年春，岸英哥哥回到延安。父亲询问了他在苏联学习的情况，语重心长地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中国的劳动大学你还没有上过。嘱咐哥哥到农村去，要和贫雇农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劳动。父亲把自己打着补丁的灰布衣服送给了哥哥，哥哥穿着爸爸的衣服去经受三大革命的锻炼。父亲，您送子务农，送子学工，送子到抗美援朝前线。一九六四年，父亲鼓励邵华去江陵农村参加“四清”，要求邵华一辈子都不要脱离斗争实践，在劳动中学习，在斗争中锻炼。邵华回来，他老人家详细地询问了江陵的一切，包括庄稼长势、群众愿望、年终分配和结算。父亲终生注重实践，直到晚年，不顾高龄，还经常到农村，到工厂，到连队，到矿山，走遍了社会主义祖国的万水千山；父亲一生和人民心连心，无时不想着人民的疾苦、灾情、冷暖，不止一次地讲到依靠人民治山治水的远景和社会主义美好的明天；父亲终生都在学习，阅读的书本里都留有密密的圈圈点点；一生都保持清水塘时期的朴素生活，多年总是铺着白布的桌布和褥单。有时在饭桌上，孩子们抛洒了饭粒，他老人家就吟诵那首古老而通俗的诗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教育晚辈爱惜粮食，珍惜劳动人民的血汗。越到晚年，父亲越繁忙，在我们同父亲难得见面的日子里，经常又被急需的工作所中断。在世界上建设一个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坚持一条马列主义路线，父亲，您没有片刻离开过战斗，直到您在举国哀悼中长辞人间。我们肃立在您老人家遗体面前，透过泪水看到您老人

家还是那样庄重而慈祥，久久不愿离去啊，时间再长也总感到太短，太短！

我们爱韶山的杜鹃象朝霞，故乡人民至今都把我们亲爱的妈妈杨开慧叫做“霞姑”。妈妈的一生正象霞光那样绚丽灿烂，乡亲们亲切地接待我们，向我们描述着妈妈的生前。都记得她有一双热情的手，阶级兄弟都忘不了她的温暖，她宁肯自己挨饿，也要把最后的几升米匀给贫苦的农友。人们传诵着：清水塘一个飞雪的夜晚，外婆和妈妈在灯下把两件夹衣改成棉袄，清晨，两个青年同志穿上棉袄激动得泪如涌泉。许多年长的农民伯伯都记得，

“开慧先生”那些形象的比喻，通俗的语言：“财主有手不劳动，养得肠肥脑满；财主有脚不走路，要我们抬着他过河爬山。为什么？为什么？”“只要我们种田人团结起来，就能把这种吃人的社会推翻！”“一双筷子容易断，十双筷子断就难！”当岸青走进板仓旧居的屋子，好象回到了如火如荼的童年；坐在火塘边，当年的情景，在眼前浮现：兄弟们在这里听妈妈讲过多少故事啊，又向妈妈问过无数个为什么。“土豪劣绅的嘴有多大呀？！妈妈，那个叫‘工农’的人为什么能推翻三座大山？”在板仓的一个阴雨天，岸英拉着弟弟，穿着爸爸的大鞋，踏进积水，边跑边喊：我们敢在大海里航船！开船哪！……爸爸妈妈看着孩子们在风雨中那么大胆，没有责备，反而喜展眉间。岸青还记得：妈妈在油灯下抄写着爸爸的文稿——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马列主义经典。妈妈不惧国民党的血腥屠杀，奔走在湘江两岸，传送着秘密文件，宣传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不记得妈妈有过惊慌，也不记得妈妈有过疲倦。今天，我们沐浴在金色的霞光里，注视着绿茵茵的青山，湘江北去，不舍昼夜，就象我们心底里的怀念。……

我们爱韶山的杜鹃象鲜血，千千万万烈士的鲜血洒满祖国的

河山。我们这一家，也有六位亲人为革命壮烈牺牲，面对阶级敌人的屠刀，视死如归，大义凛然。我们的泽民叔叔，红军最困难时期的后勤部长，为人民的健康积劳成疾，为红军的温饱受尽饥寒。在国民党的恫吓利诱、严刑拷打之下，象钢铁般坚强，雷电般威严。宁死不屈，血洒天山。我们的泽覃叔叔，谁说他青春短暂？二十九个春秋的确不算长，但是他的名字将永远传诵在人民中间！当红军主力长征之后，泽覃叔叔率领赣南独立师转战在武夷山。由于叛徒出卖，陷入重围，为了掩护同志们突围，我们的小叔叔光荣牺牲了——那是一九三五年杜鹃花盛开的春天。十一年后，他的儿子楚雄，一个满怀壮志的小八路，又被反动派杀害于陕南。我们亲爱的妈妈，用霞光般的生命投向黑暗！利用生命最后最宝贵的时刻，首先通知同志们转移，处理了党的文件，给自己留下的是监狱、酷刑。为了革命胜利，用年轻的生命和鲜血保卫父亲的安全，毅然抛下了三个孩儿，从容地走出浏阳门外。妈妈！我们永远忘不了那悲壮的时刻，我们经常和泪背诵着爸爸赞颂您的辉煌诗篇。我们的泽健姑姑，一个优秀的女指挥员，中国最早的女游击队长之一，在战斗中负伤被俘，仅仅二十四岁。就义时自若和响亮的口号声，使反动派丧魂落魄。我们的岸英哥哥，爸爸的好儿子，岸青相依为命的兄长，受尽旧社会的欺凌和磨难，为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为援助兄弟邻邦朝鲜，鲜血洒在鸭绿江的彼岸。朝鲜的金达莱啊，就是中国的红杜鹃。

我们爱韶山的杜鹃遍地开放，缅怀光荣的往昔，展望前程一片辉煌灿烂。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力挽狂澜。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把危机化为转机，把悲痛之年变为大治之年。党的十一大选出了坚强的统帅部，我们的统帅部有